

0
1 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deli
浙字02260122号 No. 6230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名家類總題

漢藝文志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
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
成此其所長也及警者為之警許也則苟鉤鈇析亂而已

鈇破也
普華反

隋經籍志名者所以正百物叙尊卑列貴賤各控名而責
實無相僭濫者也周官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辨
其名物之類是也拘者為之則苛察繳繞滯於析辭而失
大體

名家類總題畢

尹子題辭

周尹文撰按其書言大道又言名分又言仁義禮樂法術權勢大略學黃老而雜申韓者也仲長統序稱其出於周之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與宋鉞田駢之徒同學於公孫龍考之史尹文居先非學於龍者也莊子曰不累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於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之以此白心見侮不辱此其道也則又若流於蕪愛者然其學駁矣

尹子題辭畢

關尹子題辭

周關令尹喜撰蓋與老子同時盛以著書因去吏而從之按班固志有關尹子九篇自後諸史無及之者意其亡已久矣今所傳一字至九藥蓋徐蕝子禮得於永嘉孫定未知定又何從而得也前有劉向序稱蓋公授曹參參薨書葬孝武帝時有方士來上淮南王安祕而不出向父德治淮南王事得之第文不類向爲可疑耳間讀其書多法釋氏及神仙方技家而引吾儒言文之如變識爲智一息得道嬰兒蕊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之類聃之時無是言也或因以假託之與然其文辭峻潔闡揚道意時有中肯歎所謂讀之泠泠輕輕

不使人狂固不得而廢之也朱象先之徒尊信如經則
豈誠有所契驗哉

館

書

圖

注

漸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四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四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四

名家類

尹文子

大道上

大道無形稱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則名則名不
可差故仲尼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也大道不
稱衆有必名生於不稱則羣形自得其方圓名生於方圓
則衆名得其所稱也大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以名法
儒墨治者則不得離道老子曰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
不善人之所寶是道治者謂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謂之
不善人善人之與不善人名分日離不待審察而得也道
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用



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勢用則反權權用則反術術用則
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則無爲而自治故窮則徵終徵終
則反始始終相襲無窮極也

名有三科法有四呈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
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况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
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同異
是也三曰治衆之法慶賞刑法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
權量是也術者人君之所審用群下不可妄窺勢者制法
之利器群下不可妄爲人君有術而使群下得窺非術之
與者有勢使群下得爲非勢之重者大要在乎先正名分
小相侵雜然後術可秘勢可專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

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則形之與名居然

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則形之與名居然別矣不可相亂亦不可相無無名故大道無稱有名故名以正形今萬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則亂萬名具列不以形應之則乖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善名命善惡名命惡故善有善名惡有惡名聖賢仁智命善者也頑嚚凶愚命惡者也今卽聖賢仁智之名以求聖賢仁智之實未之或盡也卽頑嚚凶愚之名以求頑嚚凶愚之實亦未之或盡也使善惡盡然有分雖未能盡物之實猶不患其差也故曰名不可不辯也

故人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少多以衡平輕重以律均清濁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以簡治煩惑以易御險難以萬

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於法歸一者簡之至準法者易之
極如此頑嚚聾瞽可與察慧聰明同其治也天下萬事不
可備能責其備能於一人則賢聖其猶病諸設一人能備
天下之事能左右前後之宜遠近遲疾之間必有不兼者
焉苟有不兼於治闕矣全治而無闕者大小多少各當其
分農商工仕不易其業老農長商習工舊仕莫不存焉則
處上者何事哉故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
無益於事者君子弗爲君子非樂有言有益於治不得不
言君子非樂有爲有益於事不得不爲故所言者不出於
法權術所爲者不出於農稼軍陣國務而已

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爲巧佞人不能得從此獨

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爲善言與衆行之爲巧與衆能之

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爲善與衆行之爲巧與衆能之則善
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
與衆共治貴工倭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衆共巧也
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辨欲出群勇欲絕衆獨行
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群之辨不可
爲戶說絕衆之勇不可與征陣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是
以聖人任道以平其險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
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棄則賢愚
等慮此至治之術也

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
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

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心無欲者制之有道也田駢曰
天下之士莫不處其門庭臣其妻子必遊宦諸侯之朝者
利引之也遊於諸侯之朝皆志為卿大夫而不擬於諸侯
者名限之也彭蒙曰雉兔在野眾人逐之分未定也雞豕
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物奢則仁智相屈分定則貪鄙
不爭

道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怨富貴者不驕愚弱者不懾智勇
者不陵定於分也法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敢怨富貴富貴
者不敢陵貧賤愚弱者不敢冀智勇智勇者不敢鄙愚弱
此法之不及道也世之所貴同而貴之謂之俗臣之所用
而用之謂之物苟違於人俗所不與苟忤於眾俗所與

心皆殊而為行若一所好各異而資用必同此俗之

而用之謂之物苟違於人俗所不與苟悖於衆俗所異

夫故心皆殊而爲行若一所好各異而資用必同此俗之
所齊物之所飾故所齊不可不慎所飾不可不擇昔齊桓
好衣紫闔境不鬻異采楚莊愛細腰一國皆有饑色上之
所以率下乃治亂之所由也故俗苟沴必爲治以矯之物
苟溢必立制以檢之累於俗飾於物者不可與爲治矣昔
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肉無幾時
人皆大布之衣脫粟之飯越王勾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
逢怒蛙而軾之比及救民水火初臨敵雖湯火不避居
上者之難如此之嗚呼不知此者動故作樂以和之
制禮以節之在下者不得用其私故禮樂獨行禮樂獨行
則私欲寢廢私欲寢廢則遭賢之與遭愚均矣

今天地之間不肖實衆仁賢實寡趨利之情不肖特厚廉
耻之情仁賢偏多今以禮義招仁賢所得仁賢者萬不一
焉以名利招不肖所得不肖者觸地是焉故曰禮義成君
子君子未必須禮義名利治小人小人不可無名利慶賞
刑罰君事也守職效能臣業也君科功黜陟故有慶賞刑
罰臣各慎所任故有守職效能君不可與臣業臣不可侵
君事上下不相侵與謂之名正名正而法順也接萬物使
分別治海內使不雜見侮不辱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
之闕此人君之德可以為主矣守職分使不亂慎所任而
無私饑飽一心毀譽同慮賞亦不忘罰亦不怨此居下之
之節可爲人臣矣

世有因名以得實亦有因名以失實宣王如射說人之謂

世有因名以得實亦有因名以失實宣王如射說人之謂
已能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試
之中闕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悅之
然則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九石三石實也九
石名也宣王悅其名而喪其實

齊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辭毀
之以爲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聘者衛有鰥
夫時冒娶之果國色然後曰黃公好謙故毀其子不殊美
於是爭禮之亦國色也國色實也醜惡名也此違名而得
實矣

楚人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曰鳳凰也路

人曰我聞有鳳凰今直見之汝販之乎曰然則十金弗與
請加倍乃與之將欲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遑惜金
惟恨不得以獻楚王國人傳之咸以爲真鳳凰貴欲以獻
之遂聞楚王感其欲獻於已召而厚賜之過於買鳥之金
十倍

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寶玉徑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鄰人
鄰人陰欲圖之謂之曰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弗如復之
田父雖疑猶錄以歸置於廡下其夜玉明光照一室田父
舉家大怖復以告鄰人曰此怪之徵過棄殃可銷於是遽
而棄於遠野鄰人無何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
玉工望之再拜而立敢賀玉王得此天下之寶臣未嘗見

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

王問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
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祿
國亂有三事年饑民散無食以聚之則亂治國無法則亂
有法而不能行則亂有食以聚民有法而能行國不治未
之有也

大道下

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也故
仁以道之義以宜之禮以行之樂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
齊之刑以威之賞以勸之故仁者所以博施於物亦所以
生偏私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乖偽禮者所以行恭
謹亦所以生惰慢樂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名者

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齊衆異亦所以乖
名分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陵暴賞者所以勸忠能
亦所以生鄙爭凡此八術無隱於人而常存於世非自顯
於堯湯之時非自逃於桀紂之朝用得其道則天下治失
其道則天下亂過此而往雖彌綸天地籠絡萬品治道之
外非群生所餐挹聖人錯而不言也

凡國之存亡有六徵有衰國有亡國有昌國有疆國有治
國有亂國所謂亂亡之國者凶虐殘暴不與焉所謂疆治
之國者威力仁義不與焉君年長多勝少子孫疏宗疆衰
國也君寵臣臣愛君公法廢私欲行亂國也國貧小家富
大君權輕臣勢重亡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凶虐殘暴而後

弱也雖曰見存吾必謂之亡者也內無專寵外無近習

弱也雖曰見存吾必謂之亡者也內無專寵外無近習
庶繁字長幼不亂昌國也農桑以時倉廩充實兵甲勁利
封疆脩理疆國也上不勝其下下不犯其上下不相勝
犯故禁令行人人無私雖經險易而國不可侵治國也凡
此三徵不待威力仁又而後疆雖曰見弱吾必謂之存者
也

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產
誅鄧析史付此六子者異世而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
心悄悄愠於群小小人成群斯足畏也語曰佞辯可以熒
惑鬼神曰鬼神聰明正直孰曰熒惑者曰鬼神誠不受熒
惑此尤佞辯之巧靡不入也夫安辨者雖不能熒惑鬼神

熒惑人明矣探人之心度人之欲順人之嗜好而不敢逆
納人於邪惡而求其利人喜聞已之美也善能揚之惡聞
已之過也善能飾之得之於眉睫之間承之於言行之先
語曰惡紫之奪朱惡利口之覆邦家斯言足畏而終身莫
悟危亡繼踵焉

老子曰以政治國以竒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政者名法是
也以名法治國萬物所不能亂竒者權術是也以權術用
兵萬物所不能敵凡能用名法權術而矯抑殘暴之情則
已無事焉已無事則得天下矣故失治則任法失法則任
兵以求無事不以取疆取疆則柔者反能服之老子曰民
畏死如何以死懼之凡民之不畏死由刑罰過刑罰過

則民不賴其生無所賴視君之威未如也刑罰中則民

則民不賴其生生無所賴視君之威未如也刑罰中則民
畏死畏死由生之可樂也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
人君之所宜執臣下之所宜慎

莊里丈人字長子曰盜少子曰毆盜出行其父在後追呼
之曰盜盜吏聞因縛之其父呼毆踰吏遽而聲不轉但言
毆毆吏因毆之幾殪康衢長者字僮曰善犇字犬曰善噬
賓客不過其門者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乃實對於是改之
賓客復往鄭人謂玉未理者爲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爲璞
周人懷璞謂鄭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視之
乃鼠也因謝不取

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有必不行者去貴妻賣愛妾此

令必行者也。因曰：汝無致恨，汝無敢思，令必不行者也。故爲人上者，必慎所令。

凡人富則不羨爵祿，貧則不畏刑罰，不羨爵祿者自足於已也，不畏刑罰者不賴存身也。二者爲國之所甚而不知防之之術，故令不行而禁不止。若使令不行而禁不止，則無以爲治，無以爲治，是人君虛臨其國，徒君其民，危亂可立而待矣。今使由爵祿而後富，則人力爭盡力於其君矣；由刑罰而後貧，則人咸畏罪而從善矣。故古之爲國者，無使民自貧，富皆由於君，則君專所制，民知所歸矣。貧則怨人賤，則怨時，而莫有自怨者，此人情之大趣也。然則以此是人情之大趣，而一槩非之，亦有可矜者焉。不

可不察也。今能同算鈞而彼富我貧，能不怨則美矣。雖然

可不察也今能同算鈞而彼富我貧能不怨則美矣雖然無所非也才鈞智同而彼貴我賤能不怨則美矣雖然無所非也其敝在於不知乘權藉勢之異而雖曰智能之同是不達之過雖君子之鄙亦君子之怒也人貧則怨人富則驕人怨人者苦人之不祿施於已也起於情所難安而不能安猶可怨也驕人者無苦而無故驕人此情所易貴而弗能制貴可怨矣衆人見貧賤則慢而踈之見富貴則敬而親之貧賤者有請求於已踈之可也未必損已而必踈之以其無益於物之具故也富貴者有施已親之可也未必益已而必親之則彼不敢親我矣三者獨立無致親致踈之所人情終不能不以貧賤富貴易慮故謂之大惑

焉窮獨貧賤治世之所共矜亂世之所共侮治世非為矜
 窮獨貧賤而治是治之一事也亂世亦非侮窮獨貧賤而
 亂亦是亂之一事也每事治則無亂亂則無治視夏商之
 盛夏商之衰則其驗也貧賤之望富貴其微而富貴不能
 酬其甚微之望大富貴者之所惡貧者之所美貴者之所
 輕賤者之所榮然而弗酬弗與同苦樂故也雖弗酬之於
 物弗傷今萬民之望人君亦如貧賤之望富貴其所望者
 蓋欲料長幼平賦歛時其饑寒省其疾痛賞罰不濫使後
 以時如此而已則於人君弗損也然而弗酬弗與同勞後
 故也故為人君不可弗與民同勞逸焉故富貴者可不酬
 賤者人君不可不酬萬民不酬萬民則萬民之所不願
 所不願戴則君位替矣危莫甚焉禍莫大焉

卷之二十四

鄧子題辭

鄭鄧析撰按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之世
數難子產之法子產卒後二十一年駟歇爲政殺鄧析
而用其竹刑夫析之學無名法者也其言天於民無厚
君於民無害父於子無厚兄於弟無厚刻矣荀子又非
其不法先王不是禮義察而不惠辨而無用則固流於
申韓之慘礪者也身被誅戮宜哉然其書駁雜不倫疑
爲後人所附益今稍擇其可取者錄之

鄧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
卷之四十四
登子是問

百家類纂

浙江圖書館



百家類纂

名家類

鄧析子

無厚篇

天於人無厚也君於民無厚也父於子無厚也兄於弟無厚也何以言之天不能屏勃厲之氣全夭折之人使爲善之民必壽此於民無厚也凡民有穿窬爲盜者有詐僞相迷者此皆生於不足起於貧窮而君必執法誅之此於民無厚也堯舜位爲天子而丹朱商均爲布衣此於子無厚也周公誅管蔡此於弟無厚也推此言之何厚之有循名責實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之職也下不得自擅上操其柄而不理者未之有也君有三累臣有四責何謂三

累惟親所信以累取士二累近故親踈三累何謂四責受
重賞而無功一責居大位而不治二責理官而不平三責
御軍陣而奔北四責君無三累臣無四責可以安國
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臣者君之馬民者君之輪勢固
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順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爲國失此
必有覆車奔馬折輪敗載之患安得不危

異同之不可別是非之不可定白黑之不可分清濁之不
可理久矣誠聽能聞於無聲視能見於無形計能規於未
兆慮能防於未然斯無他也不以耳聽則通於無聲矣不
以目視則照於無形矣不以心計則達於無兆矣不以知
慮則合於未然矣君者藏形匿影群下無私掩目塞耳萬

民恐震

治世位不可越職不可亂百官有司各務其刑上循名以
督實下奉教而不違所美觀其所終所惡計其所窮喜不
以賞怒不以罰可謂治世

夫負重者患塗遠據貴者憂民離負重塗遠者身疲而無
功在上離民者雖勞而不治故智者量塗而後負明君視
民而出政

獵羆虎者不於外園釣鯨鯢者不居清池何則園非羆虎
之窟也池非鯨鯢之泉也楚之不泝流陳之不東虜長盧
之不士呂子之蒙耻

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閑習不可以當敵廟筭千里

帷幄之奇百戰百勝黃帝之師

死生自命貧富自時怨天折者不知命也怨貧賤者不知時也故臨難不懼知天命也貧窮無懾達時序也凶饑之歲父死於室子死於戶而不相怨者無所顧也同舟渡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所憂同也張羅而畋唱和不差者其利等也故體痛者口不能不呼心悅者顏不能不笑責疲者以舉千鈞責兀者以及走兔驅逸足於庭求援捷於檻斯逆理而求之猶倒裳而索領

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故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夫木擊折韉水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故不載焉故有知則感有心

則險有目則眩是以規矩一而不易不為秦楚緩急不為

則嶮有目則眩是以規矩一而不易不爲秦楚緩節不爲
胡越改容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形之萬世傳之無
爲爲之也

夫自見之明借人見之闇也自聞之聽借人聞之聾也明
君知此則去就之分定矣爲君當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
萬物自歸莫之使也恬卧而功自成優游而政自治豈在
振目搯腕手據鞭朴而後爲治歟

轉辭篇

不用在早圖不窮在早稼非所宜言勿言非所宜爲勿爲
以避其危非所宜取勿取以避其咎非所宜爭勿爭以避
其聲一聲而非駟馬勿追一言而急駟馬不及故惡言不

出口苟語不留耳此謂君子也

夫任臣之法闡則不任也慈則不從也仁則不親也勇則不近也信則不信也不以人用之謂之神怒出於不怒為出於不為視於無有則得其所見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故無形者有形之本無聲者有聲之母循名責實實之極也按實定名名之極也參以相平轉而相成故得之形名

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安靜則神策生慮深遠則計謀成心不欲躁慮不欲淺心躁則精神滑慮淺則百事傾

治世之禮簡而易行亂世之禮煩而難遵上古之樂質而不悲當今之樂邪而為淫上古之民質而敦朴今世之民

詐而多行上古象刑而民不犯教有墨劓不以爲耻

詐而多行上古象刑而民不犯教有墨劓不以爲耻斯民
所以治多亂少也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
直之人武有戒慎之銘此四君子者聖人也而猶若此之
勤至于栗陸氏殺東里子宿沙氏戮箕文桀誅龍逢紂剗
比干四主者亂君故其疾賢若仇是以賢愚之相覺若百
丈之谿與萬仞之山若九地之下與重天之顛

明君之御民若御奔而無轡履冰而負重親而踈之踈而
親之故畏儉則福生驕奢則禍起聖人逍遙一世罕匹萬
物之形寂然無鞭朴之罰莫然無吮咤之聲而家給人足
天下太平視昭昭知冥冥推未運覩未然故神而不可見
幽而不可見此之謂也

患生於官成病始於少瘳禍生於懈慢孝衰於妻子此四
者慎終如始也富必給貧壯必給老快情恣欲必多侈侮
故曰尊貴無以高人聰明無以籠人資給無以先人剛勇
無以勝人能履行此可以為天下君

浙江圖書

公孫子題辭

趙公孫龍撰按龍平原君客也與孔穿辨論文意重複
不足嘉且其白馬非白之喻堅白異同之言枝蔓詭誕
終不可解欲正名實而名實愈不可正真迂怪之書所
當亟火者也今錄其白馬堅白二論者非取其辭正欲
人得其情而闢之耳嗟乎聖賢之書湮沒散逸者多矣
是書何爲尚行於世乎

浙江

公孫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

百家類纂

浙 江 省 立 圖 書 館

7

百家類纂

名家類

公孫龍子

跡府

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疾名實之散亂因資材之所長為守白之論假物取譬以守白辯謂白馬為非馬也白馬為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言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形非色也夫言色則形不當與言形則色不宜從今合以為物非也如求白馬於廐中無有而有驪色之馬然不可以應有白馬也不可以應有白馬則所求之馬亡矣亡則白馬竟非馬欲推是辯以正名實而化天下焉龍與孔穿會趙平原君家穿曰素聞先生高誼願為弟子久但不取先生以

白馬為非馬耳請去此術則空齋為弟子龍曰先生之言
悖龍之所以為名者乃以白馬之論爾今使龍去之則無
以教焉且欲師之者以智與學不亦也今使龍去之此先
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者情且白馬非馬乃仲尼
之所取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
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
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遠也亦曰人
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夫
是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於所謂馬悖先
生脩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欲學而使龍去所教則雖百
龍固不能當前矣孔穿無以應焉

孫龍楚平原君之客也孔穿孔子之葉也穿與龍

不能當前矣孔穿無以應焉

公孫龍楚平原君之客也孔穿孔子之葉也穿與龍合
謂龍曰臣居魯側聞下風高先生之智說先生之行願
業之日久矣乃今得見然所不取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之
以白馬為非馬耳請去白馬非馬之學穿請為弟子公孫
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學以白馬為非馬者也使龍去之
則龍無以教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也者悖且夫欲學於龍
者以智與學為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馬是先教而後
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不可先生之所以教龍者似齊王
之謂尹文也齊王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以齊國無士
也尹文曰願聞大王之所謂士者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
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

四行可謂士乎齊王曰善此真吾所謂士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為臣乎王曰所願而不可得也是時齊王好勇於是尹文曰使此人廣庭大衆之中見侵侮而終不敢鬪王將以為臣也王曰鉅士也見侮而不鬪辱也辱則寡人不以為臣矣尹文曰唯見侮而不鬪未失其四行也是人未失其四行其所以為士也然而王一以為臣一不以為臣則向之所謂士者乃非士乎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君將理其國人有非則非之無非則亦非之有功則賞之無功則亦賞之而怨人之不理也可乎齊王曰不可尹文曰臣竊觀下吏之理齊其方若此矣王曰寡人理國信右先生之言人雖不理寡人不敢怨也意未至然與尹文

曰言之敢無說乎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人有畏

曰言之敢無說乎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人有畏王之令者見侮而終不敢鬪是全王之令也而王曰見侮而不鬪者辱也謂之辱非之也無非而王辱之故因除其籍不以爲臣也不以爲臣者罰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且王辱不敢鬪者必榮敢鬪者也榮敢鬪者是而王是之必以爲臣矣必以爲臣者賞之也彼無功而王賞之王之所賞吏之所誅也上之所是而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四繆雖十黃帝不能理也齊王無以應焉故龍以子之言有似齊王子知難白馬之非馬不知所以難之說以此猶知好士之名而不知察士之類

白馬論

三卷之十四
三
公孫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

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曰有白馬不

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謂無馬也為有馬白之

非馬何也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黃黑馬不可致

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一也黃黑馬也所

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

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

馬之非馬審矣曰以馬之有色為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

馬也天下無馬可乎曰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

馬如已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白馬者馬與白也馬

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曰馬未與白為馬白未與馬

為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為名未可故

爲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爲名未可故
曰白馬非馬未可曰以有白馬爲非馬謂有白馬爲有黃
馬可乎曰未可曰以有馬爲異有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
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爲非馬以黃馬爲非馬而以白馬
爲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也
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不離者有白馬不
可謂有馬也故所以爲有馬者獨以馬爲有馬耳非有白
馬爲有馬故其爲有馬也不可以謂馬馬也曰白者不定
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
也馬者無去取於色故黃黑皆所以應白馬者有去取於
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無去者非

百家類纂 卷之十四
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

堅白論

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一可乎曰可曰何哉曰無堅得
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舉也二曰得其所白不可謂無
白得其所堅不可謂無堅而之石也之於然也非三也曰
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者無堅也拊不得其所白而
得其所堅得其堅也無白也曰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天
下無堅不可以謂石堅白石不相外蔽三可乎曰有自蔽
也非蔽而蔽也曰其白也其堅也而石必得以相盛盈其
曰蔽柰何曰得其所白得其堅見與不見離一一不
盈故離離也者蔽也曰石之白石之堅見與不見二與

三若廣備而相盈也其非舉乎曰物白焉不定其所自物

盈故離離也者藏也曰石之白石之堅見與不見

三若廣脩而相盈也其非舉乎曰物白焉不定其所自物
堅焉不定其所堅不定者兼惡乎甚右也曰循石非彼無
石非石無所取乎白石不相離者固乎然其無已曰於石
一也堅白三也而在於石故有知焉有不知焉有見焉故
知與不知相與離見與不見相與藏藏故孰謂之不離曰
目不能堅手不能白不可謂無堅不可謂無白其異任也
其無以代也堅白域於石惡乎離曰堅未與石為堅而物
兼未與為堅而堅必堅其不堅石物而堅天下未有若堅
而堅藏白固不能自白惡能白石物乎若白者必白則不
白物而白焉黃黑與之然石其無有惡取堅白石乎故離
也離也者因是力與知果不若因是且猶白以目以火見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四
而火不見則火與目不見而神見神不見而見離堅以手
而手以捶是捶與手知而不知而神與不知神乎是之謂
離焉離也者天下故獨而正 館

浙江圖書館

墨家類總題

漢藝文志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
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
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
以尚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
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隋經籍志墨者強本節用之術也上述堯舜夏禹之行
茅茨不剪糲梁之食桐棺三寸貴儉兼愛嚴父上德以
孝示天下右鬼神而非命然則周官宗伯掌邦之天神
地祇人鬼肆師掌立國祀及兆中廟中之禁令是其職
也愚者爲之則守於節儉不達時變推心兼愛而混於

親疏也

此林人服粗細...

本亦氏平亦其...

崇志不更...

謂...

辨...

以...

雖...

貴...

美...

子題辭

墨子題辭

墨子三卷戰國時宋墨翟撰按墨子生於孔子之後以節用兼愛爲道自漢賈誼過秦論即孔墨並稱余甚怪之至唐韓退之讀墨篇謂道與聖人相爲用不相用不足爲孔墨益又疑焉則孟氏所爲深闢之者誠過與近得墨子全書讀之始知墨之道果異於自私自利之徒而其言足以鼓動天下之人天下尊而信之不在孔氏下其與孔並稱有自來矣當是時莊列申商蘇張之學同時蠶起孟氏不之深辨而獨取天下之所尊信者闢而絕之固所以防其流也今觀其非仲尼無所置喙第拾晏嬰之言而託之乎見寃其似可與侏儒比肩嗟乎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五
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書猶傳而猶錄之者
正欲窮其說而距之也豈敢自外於聖人之徒哉

浙江圖書館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五

墨家類

墨子

親士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
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
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
勾踐遇吳王之醜而尚攝中國之賢君三子之能達名成
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太上無敗其次敗而
有以成此之謂用民吾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
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衆人自
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雖雜庸民終無怨

心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爲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
爲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偏臣傷君諂下傷上君
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諂諂之下分議者延延而支苟者
諂諂焉可以長生保國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嗜
遠臣則嗔怨結於民心諂諂在側善議障塞則國危矣桀
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弑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國寶
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錐此其銛銛者必先挫有五刀
此其錯錯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代靈龜近灼
神蛇近暴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
之沈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
故曰太盛難守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

不愛無功之臣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入也

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
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及
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
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聖人者事
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為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
也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惡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
者乎蓋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滌滌大
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乃千人之長也其直如矢其平
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谿陝者速涸逝淺者速竭境埶
者其地不育三者淳澤不出宮中則不能流國矣

脩身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爲本馬喪雖有禮而哀爲本馬士雖有學而行爲本馬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脩者也見不脩行見毀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脩矣譖慝之言無入之耳批扞之聲無出之口殺傷人之孩無存之心雖有詆訐之民無所依矣故君子力事日彊願欲日逾設壯日盛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藏於心者無以竭愛動於身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竭馴暢之四支接之肌膚華髮墮巔而猶弗舍者其惟聖人乎志不彊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篤徇物不博辯是非不察者不

足與游本不固者未必幾雄而不脩也其後必惰原濁者

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篤術物不博非不察者不
足與游本不固者末必幾雄而不脩其
其後必情原濁者
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名不徒生而
譽不自長功成名
遂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務言而
緩行雖辯必不聽
多力而伐功雖勞必不圖慧者心辯而
不繁說多力而不
伐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無務為多
務為智無務為文
而務為察故彼智無察在身而情反其
六路者也善無主於
心者不留行莫辯於身者不立名不
以簡而成也譽不可
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
尋馬忘名忽馬可以
為士於天下者未嘗有也

法儀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

成者無有雖至士之爲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爲方以矩爲園以規直以繩正以縣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爲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以從事猶逾已故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既以天爲法動作有爲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爲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夫以知天兼而愛之兼而

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舍之也今天下無小大國

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無小大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牴羊豢夫豬絜爲酒醴粢盛以敬事天此不爲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說以不欲人之相愛相利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日殺不辜者得不祥焉故爲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惡人賊人以得禍者亦有矣

七患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四鄰莫救一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

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用財寶虛於待客三患也

仕者待祿游者憂反君脩法討臣臣懾而不敢拂四患也

君自以為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為中彊而無守備四鄰謀

之不知戒五患也所言不忠所忠不信六患也畜種菽粟

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事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

患也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為養也故民無仰

則君無養民無食則不可事故食不下不務也地不可不

力也用不可不節也故雖上世之聖下豈能使五穀常收

而旱水不至哉然而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

養儉也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此其離凶

餓甚矣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下審其用之節也故

食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

食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
城郭不備全不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卒故備者
國之重也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
也此三者國之具也故曰以其極賞以賜無功虛其府庫
以備車馬衣裘竒怪苦其役徒以治宮室觀樂死又厚爲
棺槨多爲衣裘生時治臺榭死又脩墳墓故民苦於外府
庫單於內上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故國離寇敵則傷民
見凶饑則亡此皆備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聖人之所寶
也故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
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謂國備

辭過

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爲宮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潤濕傷民故聖王作爲宮室爲宮室之法曰高足以辟潤濕邊足以圉風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宮牆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爲也是故聖王作爲宮室便於生不以爲觀樂也作爲衣服帶履便於身不以爲辟怪也故節於身誨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當今之主其爲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作歛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爲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賑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也當爲宮室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衣

服時衣皮帶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清聖王以爲

之治而惡其亂也當爲宮室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本

服時衣皮帶菱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清聖王以爲
不中人之情故作誨婦人治役脩其城郭則民勞而不傷
以其常正收其租稅民則費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
於厚作歛於百姓絲麻裯布絹以爲民衣爲衣服之法冬
則練帛之中足以爲輕且清謹此則止故聖人爲衣服適
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當是之時堅
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何則其所道之然
故民衣食之財家足以待旱水凶饑者何也得其所以自
養之情而不感於外也是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節
而易贍也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頓士民不勞足
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當今之王其爲衣

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煖夏則輕清皆已具矣必厚作歛
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錦繡文采靡曼衣之鑄金
以爲鈎珠玉以爲珮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身服此
非云益煖之情也單財勞力畢歸之於無用以此觀之其
爲衣服非爲身體皆爲觀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
奢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用無亂
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衣服不可不
節古之民未知爲飲食時素食而分處故聖人作誨男耕
稼樹藝以爲民食其爲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彊體適腹而
已矣故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今則不然厚作歛
於百姓以爲美食芻豢蒸炙魚鼈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

前方火目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操口不能徧味冬則凍

於百姓以爲美食勿養蒸炙魚鱸鮑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

前方火目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操口不能徧味冬則凍冰夏則飾體人君爲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欲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亂當爲食飲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爲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爲舟車也全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其爲用財少而爲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故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勞而止足用故民歸之當今之王其爲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昔已具必厚作歛於百姓以飾舟車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脩刻鏤故民饑人君爲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饑寒並至故爲姦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五
表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國亂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
亂當爲舟車不可不節凡回於天地之間包於四海之內
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雖至聖不能更也何以知
其然聖人有傳天地也則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
也則曰男女禽獸也則曰牝牡雄雌也真天壤之情雖有
先王不能更也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故民無怨
宮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天下之
民衆當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是以
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男子失時故民少君實
欲民之衆而惡其寡當蓄私不可不節凡此五者聖人之
所儉節也小人之所淫佚也儉節則昌淫佚則亡此五者

不可不節夫婦節而天地和風雨節而五穀熟衣

所儉節也。小人之所淫佚也。儉節與昌淫佚與。此二者不可不節。夫婦節而天地和。風雨節而五穀熟。衣服節而肌膚和。

尚賢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不能以尚賢事能爲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巳。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况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

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
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列德而
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
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
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爲賢
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
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
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此若言之謂也故古者堯舉舜
於服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
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閎
夭泰顛於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當是時雖在於厚

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

天恭顛於且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當是時雖在於厚

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
勸而尚意故士者所以爲輔相承嗣也故得士則謀不困
體不勞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則由得士也是故子墨
子言曰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尚欲
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將不可不以尚賢夫尚賢者政之本
也

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
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爲官長不肖者抑而廢
之貧而賤之以爲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
爲賢者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此謂進賢然後聖人聽其
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謂事能故可使治國者

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
治國家官府邑里此皆國之賢者也賢者之治國者也蚤
朝晏退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也
夜寢夙興收歛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
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樹藝聚菽粟
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家治則刑法正官府實則
萬民富上有以絜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皮
幣與四鄰諸侯交接內有以食饑息勞將養其萬民外有
以懷天下之賢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內
者萬民親之賢人歸之以此謀事則得舉事則成入守則
固出誅則彊故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

天下正諸侯者此亦其法已先王言曰食於政者不能久

天下正諸侯者此亦其法已先王言曰食於政者不能分
人以事厚於貨者不能分人以祿事則不與祿則不分請
問天下之賢人將何自至于王公大人之側哉若苟賢者
不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則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者在
左右則其所譽不當賢而所罰不當暴王公大人尊此以
爲政乎國家則賞亦必不當賢而罰亦必不當暴若苟賞
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爲賢者不勸而爲暴者不沮矣
是以入則不慈孝父母出則不長弟鄉里居處無節出入
無度男女無別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君有難則
不死出亡則不從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與謀事不
得舉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誅不彊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

紂幽厲之所以失措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已此故也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藉良宰故當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賢使能爲政也

尚同

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爲天子天子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爲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盡分萬國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已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正長正長既已具天子發政於

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

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
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傍薦
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也意若聞
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
非上有過弗規諫下有善弗傍薦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
之所罰而百姓所毀也上以此爲賞罰其明察以審信察
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國君唯能壹同國之義是以國治也
國君者國之仁人也國君發政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
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
去若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
則天下何說以亂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

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以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

天一而不上同於天則蕃猶未去也今若天飄風苦雨湊

湊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罰百姓之不上同於天者也是故

子墨子言曰古者聖王為五刑請以治其民譬若絲縷之

有紀綱罟之有綱所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

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

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以率天下之萬民齋戒沐浴潔為酒

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不蠲潔

犧牲不敢不脂肥珪璧幣帛不敢不中度量春秋祭祀不

敢失時幾聽獄不敢不中分財不敢不均居處不敢怠慢

曰其為正長若此是故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尚

同為政者也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今天下之人曰亦

同爲政者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今天下之人曰方
今之時天鬼之福可得也萬民之所便利而能彊從事焉
則萬民之親可得也其爲政若此是以謀事舉事成入守
固上者天鬼有厚乎其爲政長也下者萬民有便利乎其
爲政長也天鬼之所深厚而彊從事焉則天下之正長猶
未廢乎天下也而天下之所以亂者何故之以也子墨子
曰方今之時之以正長則本與古者異矣譬之若有量之
以五刑然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
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古者聖
王唯而以尚同以爲正長是上下情請爲通上有隱事遺
利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積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數千萬

里之外有爲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
賞之數千萬里之外有爲不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
徧聞天子得而罰之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恐懼振動惕慄
不敢爲淫暴曰天下之視聽也神先王之言曰非神也夫
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已視聽使人之吻助已言談使人之
心助已思慮使人之股肱助已動作助之視聽者衆則其
所聞見者遠矣助之言談者衆則其德音之所撫循者博
矣助之恩慮者衆則其談謀度速得矣助之動作者衆則
舉其事速成矣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
世者無他故異物焉曰唯能以尚同爲政者也

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百姓爲人若苟百姓爲人

是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千人千義遠至人之

是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千人千義逮至人之衆
不可勝計也則其所謂義者亦不可勝計此皆是其義而
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鬪而蕩者有爭是故天下之欲同
一天下之義也是故選擇賢者立爲天子天子以其知力
爲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爲三公三公又以其
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國建諸侯諸侯又以
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其四境之內也是以選擇其次立爲
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其君也是以
選擇其次立而爲鄉長家君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諸
侯卿之宰鄉長家君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將使助治
亂刑政也故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

長此非欲用說也唯辯而使助治天助明也今此何爲人
上而不能治其下爲人下而不能事其上則是上下相賤
也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古者有語焉曰一目之視也不
若二目之視也一耳之聽也不若二耳之聽也一手之操
也不若二手彊也夫唯能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是故古
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賢人焉其鄉里之人皆
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賞之千里之內有暴人焉其鄉
里未之均見也聖王得而罰之故唯毋以聖王爲聰耳明
目與豈能一視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
外哉聖王不徃而視也不馳而聽也然而使天下之爲寇
亂盜賊者周流天下無所壘足者何也其以尚同爲政善

也是故子墨子曰凡使民尚同者愛民不疾民無可使

也是故子墨子曰凡使民尚同者愛民不疾民無可使曰
必疾愛而使之致信而持之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
後爲政若此雖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是以子墨子曰
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爲仁義求爲士上欲
中聖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上同之說而不察
尚同爲政之本而治要也

兼愛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
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
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
亂者何獨不然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察亂之

所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
 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
 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
 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
 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
 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
 至天下之為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
 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
 皆遂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
 大夫各愛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諸侯各愛其國
 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

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人若愛其身

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由此而起也
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人若愛其身
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
不孝亡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
其身誰賊故盜賊有亡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
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
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有亡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
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
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惡得不禁惡而
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
不勸愛人者此也

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敖賤詐必

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
 仁者非之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
 相利之法易之然則兼相愛交相利之法將奈何哉子墨
 子言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
 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
 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
 怨恨可使毋起者以仁者譽之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
 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
 必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特上弗以為政士不以為行故
 也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故文公之臣皆羊羊之裘革
 以帶錢練帛之冠入以見於君出以踐朝是其故何也君

說之故臣為之也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腰故靈王之臣也

說之故臣爲之也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腰故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爲節肱息然後帶扶墻然後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危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能之也昔越王勾踐好士之勇教馴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試其士曰越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而進之曰士聞鼓音破碎亂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越王擊金而退之是故子墨子言曰乃若夫少食惡衣殺身而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若苟君說之則衆能爲之况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挈太山越河濟也子墨子言是非其譬也夫挈太山而越河濟可謂畢劫有力矣自古及今未有能

行之者也况乎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古者聖王行之
 何以知其然占者禹治天下西為西河漁竇以泄渠孫皇
 之水北為防原派注后之邸疇池之竇酒為底柱鑿為龍
 門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東方漏之陸防蓋諸之澤
 灑為九澮以捷東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為江漢淮汝
 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楚荆越與南夷之民此言禹之
 事吾今行兼矣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口若月乍光于四
 方于西上不為大國侮小國不為衆庶侮鰥寡不為暴勢
 奪稽人黍稷狗彘天屑臨文王慈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
 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有所雜於生人之間少失其父
 母者有所放依而長此文王之事則吾今行兼矣昔者武

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魯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

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
仁人尚作以祇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友
有罪維予一人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是故子墨子
言曰今天下之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士富而惡其貧欲天
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此聖王之法天下之
治道也不可不務爲也

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何知先
聖六王之親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
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槃盂傳
遺後世子孫者知之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
方于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

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雖于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王取法焉。且不唯泰誓爲然。雖禹誓即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貴，干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雖于墨子之所謂兼者於禹求焉。且不唯禹誓爲然。雖湯說即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即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

此湯兼也。雖于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且不唯泰誓

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且不唯誓命與湯說爲然。周詩即亦猶是也。周詩曰：玉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爲正，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即此文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焉，不識天下之人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爲孝乎？子墨子曰：姑嘗本原之。孝子之爲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爲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即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即吾惡先從事，即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

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
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即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
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然即之交孝子者果不得
已乎毋先從事愛利人之親者與意以天下之孝子爲遇
而不足以爲正乎姑嘗本原之先王之所書大雅之所道
曰無言而不讐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即此言
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不識天下之世所
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今若夫兼相利此其有利
且易爲也不可勝計也我以爲則無有上說之者而已矣
苟有上說之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爲人之於
就兼相愛交相利也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

防止於天下故兼者聖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
萬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爲人
君必惠爲人臣必忠爲人父必慈爲人子必孝爲人兄必友
爲人弟必悌故君子莫若欲爲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
悌弟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也

非攻



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以見知隱謀
若此可得而知矣今師徒唯毋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
此不可以冬夏爲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
歛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饑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今
嘗計軍上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撥劫住而靡弊腑冷不及

者不可勝數又與矛戟戈劍乘車其列住碎折靡弊而不
 及者不可勝數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
 者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脩遠糧食輟絕而不繼百姓死
 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饑飽之不
 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
 師盡不可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后亦不可勝數國家
 發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衆然而何為為之曰我
 貪伐勝之名及得之利故為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
 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今攻三里之
 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銳且無殺而徒得此然也殺人多
 必數於萬寡必數於千然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

也今萬乘之國虛數於千不勝而人廣衍數於萬不勝而

也今萬乘之國虛數於千不勝而人廣衍數於萬不勝而
辟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盡王民之
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
爲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飾攻戰者也飾攻戰者之言曰
彼不能收用彼衆是故亡我能收用我衆以此攻戰於天
下誰敢不賓服哉子墨子言曰子雖能收用子之衆子豈
若古者吳闔閭哉古者吳闔閭教七年奉甲執兵奔三百
里而舍焉次注林出於冥隘之徑戰於柏舉中楚國而朝
宋與及魯至夫差之身比而攻齊舍於汶上戰於艾陵大
敗齊人而葆之大山東而攻越濟三江五湖而葆之會稽
九夷之國莫不賓服於是退不能賞孤施舍羣萌自恃其

力伐其功譽其智怠於教遂築姑蘇之臺七年不成及若
此則吳有離罷之心越王勾踐視吳上下不相得收其衆
以復其讐入北郭徙大內圍王宮而吳國以亡昔者晉有
六將軍而智伯莫為強焉計其土地之博人徒之衆欲以
抗諸侯以為英名攻戰之速故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舟
車之衆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謀為既已足矣又攻茲
范氏而大敗之并三家以為一家而不止又圍趙襄子於
晉陽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謀曰古者有語唇亡則齒
寒趙氏朝亡我夕從之趙氏名亡吾朝從之詩曰魚水不
務陸將何及乎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辟門除道奉甲
興士韓魏自外趙氏自內擊智伯大敗之是故子墨子言

曰古者有語曰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

曰古者有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
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凶今以攻戰爲利則蓋嘗鑒之於智
伯之事乎此其爲不言而凶既可得而知矣

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子以攻伐爲不義
非利物與昔者楚熊麗始討此睢山之間越王緊虧出自
有遽始邦於越唐叔與呂尚邦齊晉此皆地方數百里今
以并國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是故何也子墨子曰子未
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古者天子之始封諸侯也萬
有餘今以并國之故萬國有餘皆滅而四國獨立此譬猶
醫之藥萬有餘人而四人愈也則不可謂良醫矣則夫好
攻伐之君又飾其說曰我非以金玉子女壤地爲不足也

我欲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來諸侯也子墨子曰今若有能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來諸侯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夫天下處攻伐久矣譬若傅子之為馬然今若有能信効先利天下諸侯者大國之不義也則同憂之大國之攻小國也則同救之小國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絕則委之幣帛不足則共之以此効大國則小國之君說人勞我逸則我甲兵強寬以惠緩易急民必移易攻伐以治我國攻必倍量我師舉之費以諍諸侯之斃則必可得而序利焉督以正義其名必務寬吾眾信吾師以此授諸侯之師則天下無敵矣其為下不可勝數也此天下之利而王公大人不知而用則此可謂不知利天下之臣務矣

夫故子墨子曰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

是故子墨子曰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繁為攻伐此實天下之巨害也今欲為仁義求為上士尚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非攻之為說而將不可察者此也

節用

聖王為政其發令興事便民則財也無不加用而為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其為衣裘何以為冬以圍寒夏以圍暑凡為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清者芊衽不加者去之其為宮室何以為冬以圍風寒夏以圍暑雨有盜賊加固者芊衽不加者去之其為甲楯五兵何以為以圍寇亂盜賊若有寇亂盜賊有甲楯五兵者勝無有不

勝是故聖人作爲甲盾五兵凡爲甲盾五兵加輕以利堅而難折者芊組不加者去之其爲舟車何以爲車以行陵陸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爲舟車之道加輕以利者芊組不加者去之凡其爲此物也無加庸而爲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

古者聖王制爲節用之法曰凡天下辟百工輪車鞮匏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諸加費不加民利則止古者聖王制爲飲食之法曰足以充虛繼氣強股肱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香之和不致遠國珍恢異物何以知其然古者堯治天下商撫交趾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逮至其厚愛黍稷不二

美獻不重飲於土摠吸於土形斗以酌俛仰周旋成儀

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其遠至其厚愛亦不

羹菝不重飲於土塼啜於土形斗以酌俛仰周旋威儀之
禮聖王弗爲古者聖王制爲衣服之法曰冬服紺緹之衣
輕且煖夏服絺綌之衣輕且清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
者聖王弗爲古者聖王爲猛禽狡獸暴人害民於是教民
以兵行日帶劔爲刺則入擊則斷旁擊而不拆此劔之利
也甲爲衣則輕且利動則兵且從此甲之利也車爲服重
致遠乘之則安引之則利安以不傷人利以速至此車之
利也古者聖王爲大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利爲舟楫足
以將之則止雖止者三公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飾此
舟之利也古者聖王制爲節葬之法曰衣三領足以朽肉
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於泉流不發洩則止死者

既葬生者毋久喪用袞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宮室之時因
陵丘堀穴而處焉聖王慮之以爲堀穴曰冬可以辟風寒
逮夏下潤濕上重烝恐傷民之氣於是作爲宮室而利然
則爲宮室之法將柰何哉子墨子言曰其旁可以圍風寒
上可以圍雪霜雨露其中蠲潔可以祭祀宮墻足以爲男
女之別則止諸加費不加民利者聖王弗爲

古聖王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
以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壟若參耕之畝
則止矣死者既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事人爲
其所以交相利也此聖王之法也今執厚葬久喪者之
言曰厚葬久喪雖使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然此聖

王也以道也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堯此數乎八火道也

王也以道也于墨子曰不然昔者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
蛭山之陰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既浼而後哭滿
堦無封已葬而牛馬乘之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已之
市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之禹東
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
之綬之不合道之不埒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
葬收餘壤其上壟若參耕之畝取止矣若以此若三聖王
者觀之則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貴爲天
子富有天下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爲如此葬埋之法今
王公大人之爲葬埋則異於此必大棺中棺華闐三操璧
玉卽具戈劔鼎鼓壺濫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輿馬女樂皆

具曰必槌埵差通壘雖凡山陵此爲輟民之事靡民之財
不可勝計也其爲毋用若此矣是故子墨子曰鄉者吾本
言曰意亦使其言用其謀計厚葬久喪請可以富貧衆寡
定危治亂乎則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
勸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若人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
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非仁也非義也非孝子之事也爲
人謀者不可不沮也是故求以富國家甚得貧焉欲以衆
人氏甚得寡焉欲以治刑政甚得亂焉求以禁止大國之
攻小國也而旣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又得禍
焉上稽之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政逆之下稽之桀紂幽
厲之事猶合節也若以此觀則厚葬久喪其非聖王之道

也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尚有節葬埋者人之死

也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尚有節葬埋者人之死
利也夫何獨無節於此乎子墨子制為葬埋之法曰棺三
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菹漏氣無
發洩於上壟足以期其所則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衣
食之財俾乎祭祀以致孝於親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
生之利者此也

天志

天子者天下之窮極也貴也天下之窮富也故欲富且貴
者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
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然則是誰順天意而得
賞者誰反天意而得罰者子墨子言曰昔三代聖王禹湯

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此反
天意而得罰者也然則禹湯文武其得賞何以也子墨子
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
愛兼而愛之我所利兼而利之愛人者此為博馬利人者
此為厚馬故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業萬世子孫傳稱其
善方施天下至今稱之謂之聖王然則桀紂幽厲得其罰
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誣天中誣鬼下賤人故天意
曰此之我所愛別而惡之我所利交而賊之惡人者此為
之博也賊人者此為之厚也故使不得終其壽不沒其世
至今毀之謂之暴王然則何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以
其兼而明之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

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馬何以知其兼而食馬曰四

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焉何以知其兼而食焉曰四海之內粒食之民莫不牒牛羊豢犬彘潔爲粢盛酒醴以祭祀於上帝鬼神天有色人何用弗愛也且吾言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殺不辜者誰也則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則天也若以天爲不愛天下之百姓則何故以人與人相殺而天子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也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圓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子墨子曰天之意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上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也又欲上之

強聽治也下之強從事也上強聽治則國家治矣下強從
事則財用足矣若國家治用足則內有以潔爲酒醴粢盛
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環璧珠玉以聘撓四鄰諸侯之寃
不興矣邊境兵甲不作矣內有以食饑息勞特養其萬民
則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弟兄慈孝故惟毋明乎順天之意
奉而光施之天下則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
皆得煖衣飽食便寧無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
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
墨子之有天之辟人無以異乎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
也今夫輪人操其規將以量度天下之罔與不罔也曰中
吾規者謂之罔不中吾規者謂之不罔是以罔與不罔皆

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則罔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以

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則圜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將以
量度天下之方與不方也曰中吾矩者謂之方不中吾矩
者謂之不方是以方與不方皆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則
方法明也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將以度天下之王
公大人之爲刑政也下將以量天下之萬民爲文學出言
談也觀其行順天之意謂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謂之不善
意非觀其言談順天意謂之善言談反天之意謂之不善
言談觀其刑政順天之意謂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謂之不
善刑政故置此以爲法立此以爲儀將以量度天下之王
公大人卿大夫之仁與不仁譬之猶分黑白也是故子墨
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

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順也順天之意者義之也法

今天下之士君子欲爲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別也兼之爲道也義正別之爲道也力正曰義正者何若曰大不攻小也強不侮弱也衆不賊寡也詐不欺愚也貴不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莫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害也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無所不利是謂天德故凡從事此者聖智也仁義也忠惠也慈孝也是故聚斂天下之善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順天之意也曰力正者何若曰大則攻小也強則侮弱也衆則賊衆也詐則欺愚也貴則傲賤也富則驕貧也壯則奪老也是以天下之

庶國方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賊害也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三不利而無所以利是謂之賊故凡從事此者寇亂也盜賊也不仁不義不忠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斂天下之惡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反天之意也今有人於此入人之場園取人之桃李瓜薑者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何也曰不與其勞獲其實已非其有所取之故而况有踰於人之墻垣担格人之子女者乎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紮者乎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乎而况有殺一不辜人乎今王公大夫之為政也自殺一不辜人者踰人之墻垣担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紮者乎與踰人之欄牢竊人牛馬桃

李瓜薑者今王公大人之加罰此也雖古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政亦無以異此矣今天下之諸侯將猶皆侵陵攻伐兼弁此爲殺一不辜人者數千萬矣此爲踰人之墻垣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府庫竊人金玉蚤絮者數千萬矣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桃李瓜薑者數千萬矣而自曰義也故子墨子言曰是蕢我者則豈有以異是蕢黑白甘苦之辯者哉今有人於此少而示之黑謂之黑多示之黑謂白必曰吾目亂不知黑白之別今有人於此能少嘗之甘謂甘多嘗謂苦必曰吾口亂不知其甘苦之味今王公大人之政也或殺人其國家禁之此蚤越有能多殺其鄰國之人因以爲文義此豈有異

蕢白黑甘苦之別者哉故子墨子置天之以爲義去非

黃白黑甘苦之別者哉故子墨子置天之以爲儀法非獨
子墨子以天之志爲法也於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帝
謂文王予懷而明德毋大聲以色毋長夏以革不識不知
順帝之則此誥文王之以天志爲法也而順帝之則也

非樂

仁者之爲天下度也非爲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
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爲也是故
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鐘鳴鼓琴瑟笙簧之聲以
爲不樂也非以刻鏤華文章之色以爲不美也非以糝豢
煎炙之味以爲不甘也非以高臺厚榭遠野之居以爲不
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

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爲樂器以爲事乎國家非直捨潦水折壤垣而爲之也將必厚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鐘鳴鼓琴瑟笙笙之聲譬之若聖王之爲舟車也卽我弗敢非也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舟車旣已成矣曰吾將惡許用之曰舟用之水車用之陸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萬民出財齎而予之不敢以爲感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則樂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卽我弗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民有三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卽當爲之撞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笙而揚于戚民

衣食之材

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即我以為未必然也意舍此今有大國即攻小國有大家即伐小家強劫弱衆暴寡詐欺愚貴傲賤寇亂盜賊並興不可禁止也然即當為之撞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天下之亂也將安可得而治與即我未必然也是故子墨子曰姑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為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

非命

昔者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方為政乎天下之時曰必務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之人而教之為善是故出政施教賞善罰暴且以為若此則天下之亂也將屬可得而治

也社稷之危也將屬可得而定也若以爲不然昔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當此之時世不渝而民不易上變政而民政俗存乎桀紂而天下亂存乎湯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湯武之力也天下之亂也桀紂之罪也若以此觀之夫安危治亂存乎上之爲政也則夫豈可謂有命哉故昔者禹湯文武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使饑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夫豈可以爲命哉故以爲其力也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功道術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譽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亦豈爲其命哉又以爲力也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爲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勞

其惟舌而利其唇呶也中實將欲爲其國家邑里萬民刑
政者也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早朝晏退聽獄治政終朝
均分而不敢息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治不強必亂
強必寧不強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
肱之力殫其智慮之知內治官府外斂關市山林澤梁之
利以實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貴不強
必賤強必榮不強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農夫之所以蚤
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多聚升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
彼以爲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饑故不敢怠倦
今也婦人之夙興夜寐強乎紡績織紝多治麻統葛緒拊
布繆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富不強必貧強

必煖不強必寒故不敢怠倦今雖母在乎王公大人黃若
信有命而致行之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
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
維矣王公大夫怠乎聽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則我
以爲天下必亂矣農夫怠乎耕稼樹藝婦人怠乎紡績織
維則我以爲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若以爲政乎天
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下以待養百姓百姓不利必離
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則不固出謀則不勝故雖昔者
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共亡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
此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
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有命者言也曰命者暴王所

作窮人所術非仁者之言也今之爲仁義者將不可不

作窮人所術非仁者之言也今之爲仁義者將不可不究而強非者此也

貴義

子墨子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可以富國家衆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所爲貴良寶者爲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寶也今用義爲政於國家人民必衆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爲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子之手足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

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也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

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爲一彘之宰不能則辭之使爲一國之相不能而爲之豈不悖哉

子墨子曰今事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商人用一布布不敢繼苟而讐焉必擇良者今士之用身則不然意之所欲則爲之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毀醜則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子墨子曰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之脩其身則愠是猶欲其墻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愠也豈不悖哉

子墨子謂公良桓子曰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間前無君後無

子墨子謂公良桓子曰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間猶貧家
之處於富家之間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
必矣今簡子之家飾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
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
士必千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於後與
婦人數百人處前後孰安吾以爲不若畜士之安也

子墨子曰商人之四方市賈信徙雖有關梁之難盜賊之
危必爲之今士坐而言義無關梁之難盜賊之危此爲信
徙不可勝計然而不爲財士之計利不若商人之察也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實爲善人孰不知譬若良玉處而不
出有餘精譬若美女處而不出人爭求之行而自衒人莫

知取也。今子徧從人而說之，何其勞也。子墨子曰：今夫世亂，求美女者衆，美女雖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不強說，人人莫之知也。且有二生於此，善星一行爲人筮者，與處而不出者，其精孰多？公孟子曰：行爲人筮者，其精多。子墨子曰：仁義鈞，行說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說人也？

魯問

魯之南鄙人有吳慮者，冬陶夏耕，自比於舜。子墨子聞而見之，吳慮謂子墨子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子之謂所義者亦有力，以勞人有財，以分人乎？吳慮曰：有。子墨子曰：翟嘗計之矣，翟慮耕天下而食之人矣，盛然後當一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籍而以爲得一升。

粟其不能飽天下之饑者既可睹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爲得尺布。其不能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慮被堅執銳救諸侯之患，盛然後一夫之戰，一夫之戰其不御三軍既可睹矣。翟以爲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脩。故翟以爲雖不耕而食，饑不織而衣，寒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爲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

公輸子削竹木以爲雝，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爲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雝也，不如翟之爲車。

百家類纂 卷之二十五
三十四
轄須臾劉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爲巧利於人
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

公輸盤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
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盤公輸盤曰夫子何命
焉爲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盤不說子
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
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
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
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
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
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公輸盤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

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
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
糠糟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必爲竊疾矣子墨子曰
荆之地方五千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輦也荆有雲夢犀兕
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黿鼉爲天下富宋所爲無雉兔狐
狸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糠糟也荆有長松文梓榎柟豫章
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爲
與此同類王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爲我爲雲梯必取宋於
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公輸盤九設攻
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
圍有餘公輸盤誑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

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聞其故子墨子曰
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
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噐在宋城上而待
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子
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內也故曰治於神
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衆人知之

墨子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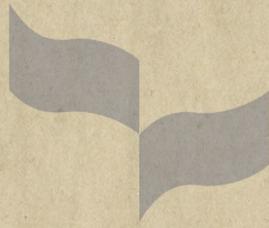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藏本

1954年11月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登記號：012877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30mm

浙江圖書館

